

嘉禄庄：建筑与家族的传奇

石华鹏

雨雾中的嘉禄庄，有一种洗尽铅华之后的静穆素朴之美。远的山林、近田野，绿色尽情铺展，在这巨毯一般的绿中，方形构造、青黑色的大型古庄寨——嘉禄庄静卧其间，高大的寨墙环绕层层递进的黑瓦楼阁，宛如宫殿，颇为壮观气派。细雨中，大片的绿、古旧的青瓦重脊，映衬着庄寨前的风水池以及远处水光潋滟的田畴，构成一幅静雅的山乡图景。

嘉禄庄已经一百六十七岁了，这幅图景也存在了一百六十七年。当一座庄寨收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与记忆，容纳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兴衰与变迁，便如一位老者那般静穆素朴了。静穆是那种见证了沧海桑田、时光流逝之后的平静肃穆，素朴是那种历经荣耀岁月、复归本真之后的素朴无华。

这里是福建福州市永泰县同安镇同安村，崇山峻岭中一处难得的开阔平地，嘉禄庄依山而卧，面朝田野。我们到达时，五月的雨水正落个不停。

安静沉默了百余年的永泰庄寨，近几十年声名鹊起，成为许多都市人的热门之旅。久居都市的人们，忽然见到藏之深闺的庄寨，撩开神秘面纱，有如发现新大陆的惊叹骤然四起：还有如此宏大古老的民间古建！居然保存得如此完整，庄寨与自然那么和谐、那么美。

永泰庄寨满足了人们崇尚乡土的怀旧之风，让人们过去的乡村记忆瞬间复活起来；也满足了人们充满好奇的探秘之风：为什么建这么大的一座庄寨？古庄寨的家族经历了哪些传奇？何以能完整保存至今？每一个疑问都吸引着人们探究的脚步。

永泰庄寨始于唐代，兴盛于明清时期，历史上有数量超过两千座，眼下保存较好的有一百五十二座。我们造访的同安镇保存完好的庄寨有二十一座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四座：仁和庄、爱荆庄、嘉禄庄和九斗庄。为了抵御匪患兵灾和满足居住需求，永泰山民创造了与众不同的庄寨。

永泰的庄寨无不在讲述一座座建筑传奇，嘉禄庄也不例外。我领略过闽西土楼的坚固防御，也感受过三明土堡的礼仪教化，与闽西土楼重在“防”和三明土堡重在“住”稍有不同的是，永泰庄寨平衡了“防”与“住”，于是就有了“庄寨”这一名称。专家说：“庄寨，内为庄，外为寨；文为庄，武为寨；自己叫庄，外人叫寨。”也就是说，从里头看是庄园，从外面看是堡垒；庄内体现为生活性，传达文化礼仪，寨外体现为防御性，展示军事威慑，这些庄寨多以“某某庄”命名，但外人还是习惯称之为寨。

嘉禄庄体量巨大，方正方形制，南北长六十七米，东西宽六十米，建筑面积四千零二十平方米，加上寨前的风水池等，整个占地面积四百一十平方米，相当于十一个篮球场那么庞大。它由一圈坚固高大的寨墙和传统中庭护厝式建筑构成，方正对称，外封闭内开放，规整而大气。

走近嘉禄庄，首先呈现在眼前的是壮观的寨墙和精巧的半月形寨门。寨墙基座用黄褐色块石垒砌，有的块石重达三百多斤，石墙高四到五米，上又添筑高二点五米坚硬土墙，计高七米，寨墙之上为人字脊瓦檐，寨墙块石交错，厚度三米左右，坚固壮观。

与坚固壮观的寨墙相比，半月形的寨门便显得轻巧秀气。寨门不大，便于防守，用精选细雕的块石垒砌，双重门板，门板用酸丝木制作，厚达三十厘米，硬度高，火不易烧坏。门楣之上悬挂着书法家书写的“嘉禄庄”俊朗大字的牌匾。

穿过厚厚庄门，进入庄内，左转前行不远便有楼梯，通往二楼沿寨墙边修筑的跑马道。跑马道宽约两米，绕庄一周二百六十米，名曰跑马道，并不跑马，用于人员观察巡逻和军事抵抗。庄门拱顶有观察和防御孔隙，右边筑有一个炮楼，寨墙四周有许多毛竹筒枪眼，每隔五米相向交叉，抵御匪偷袭，不留任何死角。

至此，嘉禄庄的防御工事借助寨墙得以完成。进入庄门直行，便是前院，迷官一样的庄园徐徐展开，这里便是一个安宁的世界了。中庭护厝，轴线分明，阁楼重重，雕窗画栋。嘉禄庄为四进三厅结构，由前院、天井、书院、正厅、后厅和左右护厝组成，有大小房间一百八十二间，空埕（天井）十一个。大厅是庄园的核心，有十米多高，堂上有“孝友”等金子牌匾，柱上有多副家风家训楹联。屋顶飞檐翘角，青瓦层层。所有天井廊廓均用精雕细刻的条石铺就，尤其正厅走廊上的条石长两米多，宽近一米，为所有宅第罕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正厅前的天井四周立有一圈青石方柱，方柱半米高，柱头雕有狮子、花卉等，石柱两侧有凹槽。这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很多人猜不出来。原来，石柱间是可以镶嵌栏板的，下雨时遮挡雨水，防止雨水溅到走廊上。这类水道石柱，其他庄寨不曾有，是嘉禄庄的独家特色。

嘉禄庄举办“孝友会”，只要从这里走出的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路途远近，只要一个短信或电话，三四百后人们都会相约而至，把酒言欢，畅叙家族之情，缅怀先祖之恩。此时的嘉禄庄温馨、和谐、热闹，仿佛又回到了百余年前的光景。

嘉禄年的家族传奇和家族精神也在这一年一度的“孝友会”中讲述、传承下来。

嘉禄年是张氏两兄弟张昭乾、张昭融于清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筹资建起来的。两兄弟均为卓有成就的乡绅贤人。张昭乾精通医术，明伦理，为人公正廉明，善解乡邻纠纷。张昭融志厚勤俭，敬仰读书人，教导子孙耕读诗书，为人热情仗义。大哥张昭乾精通

地理堪舆，嘉禄庄由他亲自设计、督建。兄弟俩感情笃深，各具财力，但并不各起炉灶，还是合力建此大宅。

在我看来，嘉禄庄最大的家族精神财富为“孝”和“义”。

嘉禄庄正厅堂上挂着的那块“孝友”金字牌匾，最为家族子孙珍视。这块匾颁自朝廷，受颁的人是张昭乾、张昭融两兄弟，褒奖张氏兄弟在“孝友”这项德行上，为世人树立了标杆。

张氏兄弟有位堂弟在四川即用县任职，却英年早逝，留下遗孤张昭年。张昭年当时年方二岁，竟被管家卖与人家，换钱供其天花酒地。消息传回家乡，身为堂亲的昭乾、昭融两兄弟寝食不安，商议之后，昭融千里奔赴四川，赎出遗孤带回抚养。张氏兄弟将张昭年视如己出，照顾至成年，还为他置家娶妻，使得堂弟一脉得以繁衍。张昭年的后人感于昭乾、昭融挺身抚养遗孤的义举，请求四川即用县的乡绅名士向朝廷推荐“孝友”，最终得到礼部的批准，光绪帝颁圣旨赐“孝友”匾。

张氏兄弟不仅千里救遗孤的故事流传很远，兄弟和睦、族亲友善也传为佳话。百多年后，张氏后人翻阅族谱，还发现张家兄弟情感深厚之处。过去有钱人家多数在生前就已修好阴宅，大多夫妻同堂。但据族谱记载，张昭乾、张昭融兄弟俩死后，葬于同一处。而兄弟俩的妻子，也同葬一处。这一细节或可说明，张家不仅兄弟感情深厚，妯娌相处也非常和睦。这种亲族友善的家风，在后代得以延续。

说起嘉禄庄后人讲义气、重承诺、肯实干的故事，就要说到与嘉禄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九斗庄了。与嘉禄庄相距不到百米远的九斗庄，是由张昭融的三个儿子合建。九斗庄的恢弘气派和精美程度远胜嘉禄庄，但遗憾的是，九斗庄因家族事业变故而最终没有完全建成。

傍晚来临，我们走出嘉禄庄，雨水已歇，天空澄澈，夕阳若隐若现，回头看夕阳中的嘉禄庄，一切秀美如画。

月光如歌

岁月如歌

岁月如歌

岁月如歌

岁月如歌

一方水土一方戏

罗丽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广州人的晚间娱乐还是单调而寡淡的，那时最初的记忆是，外婆带着我去戏院“睇大戏”。

21世纪的今天接触了如此多新鲜事物，广府人依然对粤剧情有独钟。粤剧已深入广府人的骨髓，无论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只要会说粤语，那么他对粤剧的情怀就会挥之不去。

粤剧素有“南国红豆”的美誉，又称“广府大戏”，是广府地区第一大剧种。粤剧由外省声腔演变而来，又经本土音乐曲艺的改造，最终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活动。自汉唐至明清，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，经济繁荣，南北的歌舞技艺随之来到南粤，形成“粤俗好歌”景象。到了17世纪中叶，弋阳腔、昆腔等外来剧种流入岭南，出现了成熟的戏剧形式。18世纪后期，本地艺人借鉴外地剧种经验，成立本地班，使梆子、皮黄等剧种的音乐与粤语语音融合，逐渐形成地域韵味浓郁的粤剧音乐。民国期间，粤剧已完全使用粤语方言。

粤剧的形成过程，反映出其兼容并蓄、多元互通的特性。上世纪初粤剧开始以方言演出，随后在城市受到了京昆艺术和话剧、电影的影响，50年代前后到达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，完成了剧种的定型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“香港大班”的崛起，更是推动了粤剧从农村走向城市、从广场到剧场的发展，从此粤剧由粗陋走向精致，由“提坝戏”走向完备剧本。

广府人灵活、开放、务实、求新，在近代发展中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文

展的。“粤剧”既被制成剧本、刊物、唱片出售，又被观赏者在不同私人观赏场所体验。

直到电影的介入，粤剧的传播模式和感知途径又再次发生了改变——影院的银幕放映真正使观众从私人空间重新回到公共的观赏场所，集体完成一次单向的视听观赏体验。虽在经历了时空的压缩、即兴演出和场合的消退后，在影院的集体幻梦里，粤剧观赏体验似乎得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。另一方面，承载着同一粤剧影片的胶卷，又在多个场所重复放映，甚至漂洋过海传播各处，使粤剧一度被压缩的时空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延展——不同时空之外的观众能在另一处得到同样的观感体验。粤剧不再为城市化卖力，而反过来成为乡土文化、“乡愁”的代言。最神奇的是，电影承载着粤剧，在20世纪后期也随着电视、影音制品进入家庭，再次成为私人的观赏体验。粤剧的存在空间非但没有消失，而正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存在着。

粤剧对于广府族群而言，不止是一种娱乐方式和文艺样式，更重要的是体现着族群文化认同的审美活动与文化记忆，蕴涵着这片土地上最深层的精神品格和普世情怀。粤剧从外来声腔南来入粤开始到本地班出现，从粤剧改良到进入城市戏院，均清晰地传递出广府文化特有的开放、包容、善变的

文化属性。在时代变迁中，粤剧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色和演习习俗，从粤剧神功戏演出到粤剧倒戏，从粤西“年例”到粤剧“福地”，依旧能够见证粤剧在广府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追踪粤剧在两广及港澳地区的流播到粤剧在旧上海的轨迹，及粤剧在东南亚、北美的海外传播与广府移民民间的渊源，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地理上远离广府文化的区域，粤剧依然以其乡音乡情紧密联系着广府族群。剖析粤剧声腔演唱、演奏与民间曲艺中木鱼、龙舟、南音、粤讴间的融合化用，细数粤剧音乐伴奏与广东音乐经济演奏间的相互关联，粤剧南派武技与南派武术两者的互动吸纳，以及粤方言中那些来自粤剧的行话、谚语所留下的印记，展现了粤剧以广府民间文艺为养分的强大受容能力。

粤人善歌，一方水土一方戏。有时候很难分辨出究竟是广府文化孕育了粤剧，还是粤剧文化浸润着代代广府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。

（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，二级编剧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）

时代湾区

主办：（中国文化报）暨南大学文学院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办事处
 协办：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党建服务中心
 投稿邮箱：sdwqsg@163.com

荷韵里的时光

田霞

真正认识荷了解荷，是读了关于荷的美文，有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、孙犁的《荷花淀》，还有宋代词人柳永的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。

第一次见到荷，是在故乡保定古莲花池。古莲花池地处保定市内南市区，有着“摇红漾翠、虫儿带霞衣”的婀娜风姿。园内的碑林与莲花池相互辉映，使莲花池有着独特魅力。

小时候，姥姥常带我去莲花池，看那池中出淤泥而不染的繁盛的荷花。细数绿茸茸的莲子，端详池塘中莲荷掩映下游客来游去的鱼儿，惊喜于它们迅捷溅起的涟漪。在荷花最美的季节，也会扎着两条羊角辫摇着姥姥的衣襟，要和姥姥照相留影，尽管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。

少年时，当我的阅读还需借助字典时，我读了《荷花淀》，爱不释手。《荷花淀》选自著名作家孙犁的小说、散文集《白洋淀纪事》，描写了抗日战争中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有一支活跃在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——雁翎队，他们利用有利地形，驾小舟出入芦苇荡，辗转于茫茫荷花淀上，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，谱写出一曲曲白洋淀人民抗日救国的凯歌。

时光流转，岁月蹉跎。穿行在白洋淀翠绿茂密的芦苇荡中，使人产生一种别样的情怀。扑棱棱觅食的鸭群，远处传来孩子们的打闹和欢笑声，阳光下晒得黑黑的小男孩儿，个个脸上挂着鲜亮亮的水珠儿，光着身子在芦苇丛中嬉戏玩耍着，不时溅起一阵阵水雾似的浪花，童音回荡在大淀上……

记得，在保定读书时，我们班有一位来自雄安（当时为雄安县，白洋淀在雄安县境内）借读的同学，与我同桌。他每周回一次老家，带回一些生活用品，还有熏制的泥鳅、小白鱼，以及能储存的虾酱、小鱼咸菜、鸭蛋等等。每每送给同学们品尝时，便会讲起白洋淀的趣事。那时白洋淀的水永远没有现在丰盈，曾一度几近干涸。我想，这些小鱼小虾也不知同学的父母花了多少工夫，才有了这一周的补给。那时物质生活还比较匮乏，交通也没有现在这样便利，多以自行车为主。我和其他同学总是找些理由，只是品尝一点点这来自白洋淀的新鲜新奇的美味。平时，我和同学们常常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与这位同学分享，也会尽力帮助外地来求学的同学。如今，当年的雄安县已划归为雄安新区，便利的交通四通八达，从保定到雄安开车不过数十分钟。

“走，去白洋淀看荷花，去吃淀里打上来的鱼，鲜极了！”只要回到保定，年长我七岁的哥哥总是把全家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，率领一大家子去白洋淀赏荷。

那远近高低的莲荷，在淀中铺满的翠绿里，成片地盛开着，又独立地绽放着。风吹过来，笔直纤细的荷的枝干岿然不动；雨打过去，荷叶上滚动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如水晶，点缀着白洋淀的美丽。

悄然被荷的品性打动，那一朵朵粉嘟嘟的荷花，你欣赏也要，赞美也罢，离开也罢，风吹来雨打过，总是那么清雅地伫立着，亭亭玉立，如圣洁脱俗的美人。

傍晚，荡漾的小木船在余晖中靠岸，欢声笑语渐渐收拢，一望无垠的荷花摇曳着伸向远方，白洋淀渐渐进入梦乡。

每次分别都让人恋恋不舍。哥哥一定要买上些莲蓬、莲子，还有咸鸭蛋让我们带上。妹妹开玩笑地说：“你在给白洋淀做宣传呢！”其实，这些东西并不稀有，尤其现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，全国各地都可以买到吃到，可是当你看过白洋淀里的鸭群，抚摸过绽放的

荷花，总会有很多情感寄寓在里面，再品尝时，味道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，有一种回忆珍藏心底。

每次带着愉悦的心情和向往去白洋淀时，我内心都有一份骄傲和自豪，因为那里是我的家乡。

有时想，缘在时不知，缘来时早已注定。

在中学时，读朱自清的散文《荷塘月色》，被作家笔下生动的文字深深地吸引：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……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见一些颜色；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。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面雾浮起在荷塘里……”

一天放学回家，我发现我们家院子里偌大的鱼缸里，种上了荷。很快，一株株小荷露出尖尖角，含苞欲放，散发出阵阵的荷香。每当看见盛开的荷花，我就会大声地朗读《荷塘月色》，偶尔抬头，发现爸爸妈妈一边忙碌着，一边也在欣赏地听着。还有满院子的枣树、香椿树，以及姹紫嫣红的桃花、月季花，它们也像是听着、欣赏着院子里的荷。

这温馨的场景，是父母给予儿女的爱，这爱，犹如幽静纯美的时光，种在儿女的心田上。感恩这爱的相遇和拥有。

铁马，秋风，冀北；细雨，桂花，江南。记得在江南一所军校读书时，课堂上老师讲到宋代词人柳永的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，从历史年代、人文地理、自然风光，一直讲到词中的字妙句美，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听讲时，老师忽然点名让我来朗读这首诗。于是，我带着深深的感情朗读了起来：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。乘醉听萧鼓，吟赏烟霞。”江南的荷花如精美的画卷一般展现在眼前，还有金黄的油菜花、梅花山以及小桥流水、鱼米飘香……九十七名学员的教室安静极了，然后是同学们热烈的掌声。

军校一别，大家奔向五湖四海，高山海岛、戈壁沙漠，大江南北，不觉已过去数年。

挽不住的是时光，留得住的只有美好的回忆。此刻，初夏的北方，绿意葱茏，繁花飘香，青青的荷叶已曼妙出水面，想必江南的小荷也露出尖尖角了吧？

